



《未来简史》：观察未来的另一种视角

本报记者 王昱



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经教导他的学生莫泊桑说，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个魔术师，总让读者猜不出他下一手能变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很有当个小说家的资质，当他出上一本书《人类简史》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写一本《世界史纲》之类的东西，结果他通篇一个史实也没细讲。当他推出《未来简史》时，很多人买它是因为把它当成了预知未来的预言书，事实上它并不是，它是一本让你获得独特视角的“未来史书”。

机器人和算法会代替一切？

2016年9月，《未来简史》英文版刚刚出版时，英国《卫报》《泰晤士报》相继发文，盛赞该书是2016年最好的图书，而《经济学人》却态度鲜明地批评《未来简史》就是一部肤浅、华而不实的作品。

如果你是一个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理科生，你很可能同意《经济学人》的意见。因为如其所言，这本标榜未来、科学的书，其实并没有太多地在未来和科学上下多少笔墨。事实上，如果你抱着想看看未来是啥样的态度购买该书，大可以直接跳到最后一章“智人失去控制权”开始读，但这会给你带来极其糟糕的阅读体验。在该章节中，赫拉利用了一些例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概念，但他没有严肃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相反，他像是在做一场TED演讲般，一笔带过。正如《经济学人》所言：“他的论断相当模糊，正如飞转的轮胎钢圈一样，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辐条在哪儿，给人留下的只有幻觉。”

科技最终会发展成我们所需的样子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召集一帮顶尖科幻小说作家和一群顶尖科学家开会，让大家预言一下到21世纪人类技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照常理，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显然应该比科幻小说家更靠谱，但到本世纪初答案揭晓时却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家对未来的预言纷纷落空，而科幻小说家的说法反而靠谱很多，其中甚至不乏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神预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科幻作家虽然不了解某项技术的前沿问题，但却比科学家更懂人性，敢于开脑洞设想人类想要什么，而人的需求正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果将眼光放在5年、10年内，科学家的确可以凭借对自己领域的专精做出精准的预言，但如果将目光推远，去预言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的未来，这时对某一领域的专精就会逐渐失效，而人类需求的推动力就会凸显，科技最终会发展成我们所需的那个样子。

以这种观点从头再看《未来简史》，你会对该书作出一个更为正面的评价。诚然，作者只在最后一部分对未来做预测，但前两部分对历史的回顾却并非废话。该书的第一部分“智人征服世界”及第二部分“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回顾。赫拉利实则是在通过对人类既往历史的描述和梳理，弄清楚我们未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最烦恼的事物是什么？我们最想得到的又是什么？

赫拉利指出，几千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新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

更令人吃惊的是，仅凭着这些对未来科技的模糊描述，赫拉利就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未来，人类历史上曾经苦恼过的一切忧愁都会被技术解决，人类会逐渐把工作与决策交给机器人和算法来完成。如此一来，被技术发展抛开的“无用的大众”将会用毒品和虚拟现实来追求所谓的幸福，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在现实中，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成果，用智能的设计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智人到神人”所说，作者将这种能够编辑自己身体、最终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物种称为“智神”。在这个华丽的新世界中，未进化的99%的智人将会被抛弃，就好像“华街上的一个远古猎人”一样，格格不入。

这个黑暗的“反乌托邦”，无疑让赫拉利的反对者更加不服：未来凭什么被你说得如此黑暗，就凭你对未来科学那点半吊子的理解？

如今，世界上已经不再有自然造成的饥荒，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就算一个人没了工作、丢了全部家当，也不太可能活活饿死。医学和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人类战胜了大部分瘟疫，因为传染病造成人类大规模死亡已是小概率事件。战争正在消失，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像金矿、麦田、油井，而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发动战争虽然能抢下油田，却无法霸占知识，战争的动力正在消亡。

赫拉利指出，随着这些危机的消失，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在这些阻碍被破除后，赫拉利认为，人类将在新世纪去追求那些过去千百年来中被反复提及的目标——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作者花了两大章篇幅对人类既往历史的回顾，无非就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三个新议题。

前文中所提到的赫拉利那些“反乌托邦”预言，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背景下提出的。如果单把第三部分挑出来看，那些“反乌托邦”的描述确实耸人听闻，但如果你通读全书，会发现这种推论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我们人性中最深刻的需求果真如书中所言，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未来有可能发展成那个样子。

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本人在前言中所说，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精准地预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而是为了给“观察未来提供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实则属于赫拉利的历史学老本行，凭着这本视角独特的奇书，赫拉利有可能荣获第一位“未来史学家”的桂冠，这正是他著述的迷人之处。

“简史”为什么畅销

2014年，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以一部《人类简史》风靡全球。在书中，赫拉利以极简的“大历史”叙述手法，讲述了从几十万年人类出现到今天的历史，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崛起并统治地球，是因为其拥有强大的虚构能力，人类现存的一切，如国家、宗教、企业等都是虚构出来的现实，是一种基于想象的共同体。

在回顾了整个人类历史之后，这次赫拉利走向了未来。今年1月，他的新作《未来简史》被引入中国。在书中，他尝试揭示一个“算法世界”和一个从“人”到“神”的未来。在赫拉利看来，数千年来人类面临的三大重要生存课题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但这些已经是可控的了，未来人类面临的重大议题是长生不死、幸福和化身为神。在他的构想中，人类会逐渐把工作与决策交给机器人和算法来完成，生物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获得永久的幸福感，因为人的幸福感是由生化机制控制的。少数超级富豪还能享受到这些新技术的最大成果，即利用科技的发展完成进化、编辑自己的基因，最终与机器融为一体，成为永生和进化的“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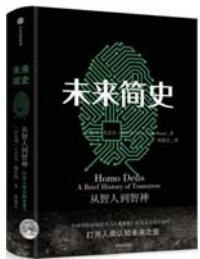
这两本让人“脑洞大开”的世界级畅销书，使赫拉利得到了“青年怪才”“新锐历史学家”的赞誉，他奔赴全球各地进行演讲，今年7月还将来北京解读“人类未来”。

除历史学之外，赫拉利的两本简书还涉及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艺术、文学、未来学等知识，信息量很大。他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大历史”式的思考，排斥诸如“上帝”或鬼神之类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所谓“事实”作为历史论证的依据，以“经验式的”可知的证据为依托，这一点与“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传统相契合，也使得他的书容易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共鸣。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理论专家赵世瑜认为，不能因为一两本书的畅销，就说某种主题的研究走红。有的读者喜欢个别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有人喜欢宏观思考，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史学致力于回避历史中的宏大叙事，显得对历史个案比较重视，出色的、新的宏观叙述不太多，这是事实，所以，《人类简史》《未来简史》这样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读者这方面的需求。在赵世瑜看来，写作这类作品的学者往往是选择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按照自己的思想逻辑写出来，以印证自己的思想。所以，读者读这类书，主要应该去体会作者的思想，而不是去注意他提到的史实。

尽管人们对赫拉利的作品存在争议，但不容忽视的是，两本简书书的畅销与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在形成的全新阅读习惯密不可分。以往的历史书籍，多是大部头巨著，阅读任何一部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阅读变得碎片化，大众对于历史读本的要求就是快速、好玩、有趣。《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兴起的“简史热”，满足了人们读最少的字就能获得最大、最前沿的信息量的快感，不过几十万字就能“一眼看千年”的简书书应运而生。出版商也将简书系列图书的读者定位为“互联网一代”，每本书两三百页，宣称“在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极简阅读是一种年轻人获取知识的全新态度和理念”，可以“便捷高效地建立对世界的认知框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畅销的奥秘所在。

赫拉利在一次采访中称，“我把所有这类未来预测都视为对想象力的刺激，而非预言。”按照他的说法，《未来简史》是要刺激读者去想象，而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确凿的、必将发生的事实。要看到历史的事实，看来还需要读者自己开动脑筋。



《人类简史》  
《未来简史》  
尤瓦尔·赫拉利 著  
中信出版集团